



屠呦呦 离诺奖一步之遥

屠呦呦，一位年过80的老人，此前在国内几乎寂寂无闻，但她的名字这几天却传遍全球。这位发现了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药学家，近日获得了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也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目前有超过300人获得了该奖项，其中有80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屠呦呦离诺奖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在得知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消息之后，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个举动，是去网上搜索她的资料。相关资料极少，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上个月曾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公开指出，并无院士身份的屠呦呦和另外一位中医科学家值得获诺贝尔奖。

极少被媒体曝光，并不意味着屠呦呦今日的获奖是一个偶然。恰恰相反，与今日那些急功近利的学者相比，屠呦呦似乎是在用一生的时间去做好一个堪称伟大的研究。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研制新型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已数十年，1971年，在经历了近20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从葛洪的经典医籍《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先锋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屠呦呦在国际医学界得到高度认可之时，国内的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出现空缺。或许，评委们从来都只知道重复追问中国得不到诺贝尔奖，却从来不知道还有屠呦呦这样低调的研究者存在。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彭斯 留学生割肝救母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在我们这个崇尚孝道的国家，时常会有一些孝顺的年轻人，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力量。22岁的广州赴美留学生彭斯，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前不久，在听闻母亲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后，彭斯立马放下学业，从美国回到广州，毅然割下自己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这个学习成绩一贯优秀的年轻人，2008年考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修读会计专业。虽然身在西方社会，但他骨子里却深受东方孝道文化的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有难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观念，他做出了割肝救母的选择。

细读彭斯割肝救母的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他是瞒着母亲签下肝移植手术协议的。这个手术从统计上具有4%至7%的风险，术后也可能出现并发症，但他却懂得尽最大可能去减轻家人的心理负担。这种体贴和细致，或许是当前很多年轻人所不具备的。

看到不少网友在网上祝福彭斯和他的母亲，有一位网友的留言颇具代表性：“以前有偏见认为，新一代年轻人普遍比较自私。但是在彭斯身上，我们看到了80后、90后的孝心的光辉。希望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能在更多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体现。”

当然，也有人认为，儿子救母亲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话虽不错，但对家人的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第一课，也是我们心底的一道伦理底线，如果连这种家人之爱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带有悲悯之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彭斯在病房里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而在社会上他的表现也不会太让母亲失望。



江海泉 QQ等级式班规

骨灰级的QQ用户或许该是江海泉这样的人。作为汉口学院一名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老师，他自创了一套“QQ等级式班规”：学生上课坐前三排每次可加一颗星，积满4颗星转成月亮，4个月亮之后变成太阳，得到两个太阳就意味着这门课的平时成绩可以拿到90分。这种类似QQ会员等级的教学新规，在争议之中让江海泉名满天下。

每个人的大学时代，难免都会遇到几位很在乎到课率的极品老师。这些“江海泉”因为手握学分考评的生杀大权，于是自以为有了“作威作福”的资本。他们总在乐此不疲地研发各种堪称变态的点名手段，以便让自己的课假装看上去人气很旺。

其实对学生来说，喜欢点名的老师大概都算不上好老师，真正有魅力的老师根本无需通过点名来强制学生留在课堂上。“江海泉”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即便所有学生都像叠罗汉一样挤在前三排，依然不能说明他的课教得多精彩，更不能说明学生们都在听他讲课——没有谁规定坐前三排的学生不能嗑瓜子、梦周公、玩手机甚至斗地主。

在相对自由的大学课堂，到课率其实可以算作“用脚投票”的直观反映。一堂课所能带给学生的“附加值”很丰厚，教学相长才具备实现的可能。因此，当前来听课的学生太少之时，老师们更应该感到某种耻辱，进而通过更充分的备课和更有吸引力的课堂互动来留住学生，而不是拿点名和学分来要挟学生。

顺便借用“Hold住姐”的口头禅，送给“江海泉”们一句忠告：2012年都快来了，QQ等级中星星月亮太阳神马的，早就not fashion（不时尚）了，要想hold住整个课堂，还是多想办法提高自己授课的吸引力吧。



石元春 三院院士被举报

一场学术界的老人战争，随着一封实名举报信的公开正式打响。举报者是中国农业大学86岁的李季伦院士等6人，而被举报的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石元春也已届80高龄。在这份刊载于方舟子“新语丝”网站的举报信中，石元春被贴上“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水分太多的虚假院士”等负面标签。

在被同门实名举报之前，石元春一直以“我国著名土壤学家”的身份示人。但李季伦院士所写的这封9000余字的举报信，却彻底击碎了石元春头上的光环。举报信详细列举了石元春涉嫌学术腐败的“四宗罪”：“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国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主要是雷沅群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做；石元春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没有做任何具体实际研究工作。

换句话说，几乎石元春所有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此刻都正遭受致命的质疑。这也难怪举报者会将石元春描述为一个会弄权术、会钻社会空子、会弄虚作假、永远喂不饱的、私欲太大的“包工头”。事实上，同行对石元春的举报早在1995年就已出现端倪，当时，从中科院上海、南京等研究所寄来的举报信就已经到了中科院的院士生物医学部。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有理有据的学术举报，石元春在回应此事时，不仅毫不意外地将举报称为“纯粹的诽谤和捏造，恶意诽谤和捏造事实”，还将举报者称作“社会上的毒瘤”。这时候的石元春，真没有一点“三院院士”该有的范儿，反倒给人一种气极反态的感觉。



牟阳 25岁美女镇长

年轻女干部，向来都是一个很容易招致猜疑的身份。近日，一些论坛和微博上有人爆料称，拟任宜都市五眼泉镇镇党委副书记一职的宜昌女孩牟阳年仅25岁，且已被提名为镇长人选。面对质疑，有关方面回应称，牟阳工作能力突出，相关工作变动均按照规定和程序进行，出于换届工作对干部年龄、性别结构配备的需要，组织上对她给予了“破格提拔”。

身处拼爹时代，一名25岁的美女，工作仅三年时间就已升至含金量非常高的乡镇主要领导级别……发生在牟阳身上的故事，实在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在全社会都谙熟官场“潜规则”的大背景下，不少网友怀疑她背后有不便公开的故事或贵人，完全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目前这种“干部年轻化”的大方针之下，牟阳并不是第一个引起争议的年轻官员。在她之前，年仅29岁的周森锋晋升为宜城市代市长，山东新泰23岁的刘婷婷被提拔为副局长，海南临高县29岁“美女副县长”李梅，也曾是轰动一时的热点人物。与这些官场“前辈”相比，牟阳的升迁轨迹虽然比一般人稍快一点点，但并不见得有什么太大的猫腻。

静而思之，公众追问“25岁美女镇长”背后的故事，显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刻板印象，或者说出于一种习惯。最近几年，“官二代”、“萝卜招聘”等现象屡次破坏社会公平，难免让人觉得，年轻干部尤其是年轻女干部，身后一定都有十分强大的“背景”。而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不信任的刻板印象，对牟阳这样的年轻干部多一分警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的官员任免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有暗箱自然就有想象的空间。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 专栏作家)